

浮生紀實 (五)

一個砲兵中將的回憶

黃永安遺著
周谷校訂
吳崇蘭

調職十九軍副軍長

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夏天，接奉軍政部命令，將各戰區砲兵旅一律撤銷，旅司令改為專任戰區砲兵指揮官。各砲兵團團部取銷，改以營為單位，分隸於各軍中，至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又奉軍政部命令，飭將各戰區砲兵指揮部一律撤銷。我即遵令辦理結束，將人員大部遣散（軍政部對撤銷後人員安置，無任何指示），所有武器及通訊器材與傢俱等，均移交第一戰區長官部。至於我個人出處，戰區司令長官亦無何安排，我當時認為在戰時對國家能盡棉薄，在不用時得全頭顱於願足矣，不必奢求，遂整頓行李，攜帶家小並侍奉母親於三月間，告別駐紮十餘年的洛陽。在金谷園車站上車，這時祇有戰區長官部參謀長董憲章相送，心情黯然，車

過西安時，承鐵路局長王仲琳親自到站迎送，並贈我全家直達寶雞的頭等車票，這不啻是雪裡送炭，衷心甚感激，預先託請徐葆震在寶雞租妥小房六間，暫為安頓。漢中鄂陝甘邊區警備總司令祝紹周知道我閒散無事，派人送白麵十袋，並向中央報告，始得奉令調任第九軍中將副軍長新職，祝紹周的熱情，亦殊令人感念難忘。

軍部到差發生波折

接到軍政部正式任命後，獲知第九軍駐防寶雞，軍長為韓錫侯，係保定軍校第八期步兵科畢業，雖在校不熟，但為同期同學，必可彼此相互關照。況在抗日聖戰中，能有一個軍職在身，不失報國機會，頗感滿意。殊知到差時晤見韓軍長時，他說：「大定兄來此極表歡迎，但本軍隸屬胡總司令宗南指揮，請先見胡總司令，得其許可方能到差。」

「余遂轉赴西安，在總部登記候見，住候十餘日，未見通知，經往探詢，據其副官說：『有事不能約見。』因值舊曆年關，乃過返寶雞度年。新年過後，再往晉謁胡宗南，仍未獲接見，憤而返回寶雞，經一再考慮決定，手持軍政部命令，逕找韓軍長到差，若不准到差，即請其將軍政部命令退還軍政部，表示我已來到職。韓軍長無可奈何，勉允到差，此後未再晉見胡總司令，但每與韓軍長閒談時，他說：『大定兄與祝紹周相交甚厚，何不在陝西省政府找一職務，要比軍職安適多了。』我說：『抗戰未到勝利，軍人職責未完，絕不改行。』由此概可測知，此必胡宗南之授意，欲使我離開第九軍，第九軍直屬胡宗南麾下，不容外人插足也。」

收容整編散兵游勇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第九軍奉令撥調為

第一戰區戰鬥序列，並調登封防阻日軍自鄭州西進，以掩護洛陽安全。我因次女京華與鍾興讓君結婚，遲行三天，帶副官馬寄生出發，乘隴海路火車到西安，翌日上午八時換車至洛陽，即去西工戰區長官部，晉見董參謀長憲章。據云：「第九軍開赴登封，於昨夜十二時以後，失去連絡，迄無消息，不知原因何在，頃正查詢中。」我欲借一交通工具前往，答說：「沒有。」董憲章並勸我不必前去，去恐兇多吉少，但我認為職責所在，且在軍人責任上亦不容我逃避危難，坐視不管，乃辭出與馬寄生各佩手槍一支，背負簡軍行囊，出洛陽，經龍門，至伊川縣府店鎮，天已垂暮，乃在鎮內覓一旅舍住宿，焉知該旅舍駐有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部隊政工人員，深夜猶在吃喝歌唱，留聲機放個不停，男女雜亂，喧囂震耳，令人難以入睡，欲求天曉，反覺長夜漫漫，等候曙光微露，即率馬寄生起行，甫出鎮外，見有敵機四架飛來，祇作偵察，未施轟炸，我與馬寄生正在牆根隱避，忽有一連官兵也來此處躲避空襲，我令馬副官去問是何部隊？據答是「第九軍」（戰時官兵不帶番號隊牌，僅以數字做為代號），並詢知為一連長統率，我即命連長來見，迨其前來，並不相識，因我任第九軍副軍長，胡宗南沒有同意，韓軍長也沒舉行佈達儀式，是以與軍中官兵極少見面機會，他們祇在命令上見到中將副軍長黃永安的官樣。我告

知「我即第九軍副軍長黃永安」，該連長又重新行禮致敬，我問該連實力怎樣？據答：「連內有一百二十餘人，配備有重機槍兩挺，七五迫擊砲兩門。」繼詢其「到此有何任務？」連長答稱：「軍司令部駐華嶽廟，調本連擔任軍部守衛，昨夜十二時許，敵人夜襲，槍砲齊鳴，滿天信號燈光，軍部大亂，失去指揮系統，無法連絡，但亦未見敵人接近，在無可如何之下，將兵力集中，連夜撤退至此。」復詢其「今後擬往何處？」渠極堅定的說：「願跟副官長同進退。」我告之：「願跟我走，就須聽從我的命令。」當敵機離去後，即集全連官兵講話，說明今後動向。當時根據連長報告，知道軍部遭敵奇襲，絕非敵之主力，必係敵之騎兵擾襲，整個軍在奇襲中潰散，乃至失掉指揮中心，造成群龍無首現象，故使戰區長官部無法與之連絡。我下定決心，以此部隊作基礎，致力收容工作，察看地理形勢，府店鎮通嵩縣是條公路，鵝嶺口是到達平地的岔口，判斷敵人定沿公路西進，一般潰兵避免敵騎追擊與空襲，絕不會走公路，遂領兵離開公路向登封前進，午後二時到達車轎店村莊休息，並分班派人至公路兩旁收容，當晚收容有某師軍需官帶兵二名，騾駝一匹，由洛陽領得全師薪餉，正自畏懼途中散兵搶劫，見我派兵收容，深以為幸。我即令渠充任軍部軍需。其他收容各人，有韓軍長的小廚房，挑著一擔小廚房的用具，及一些火腿，乾菜等等，

另有軍部上校參謀及軍部參謀文書等百餘人，即著上校參謀充任軍部參謀長職務。對於收容各師之步兵營有四、五個及散兵游勇等，均按各師番號編隊，槍兵重新按班排連編組，俾以增強戰鬥力量，徒手兵編隊專司搬運給養等項，夜晚宿營，規定按照敵前宿營辦法，村外要點皆配備警戒部隊。一日深夜十二時許，忽聞槍聲四起，官兵有若驚弓之鳥，我令不准妄動，並責令警戒部隊不接近至五十公尺，不准發射，另將重機槍、迫擊砲控制在中央，斟酌緩急，臨時賦予職務。我詢與敵接觸四處槍聲相同否？俱答：「不一樣。」我即判定絕非日軍夜襲，遂令保持沉靜，不許亂動，四週雖槍聲不絕，但我方冷靜應付，不敢接近，相持天漸黎明，見南山坡有三五成群的便衣人員，由一個老者指揮，逕向村中接近。我令重機槍射手對敵方指揮者點射，幾發子彈射出後，指揮者受傷仆地不起，餘人知我有備，乃將傷者托起，惶惶後退，一場虛驚，遂告結束，事後方悉豫人民情強悍，形同土匪，每藉變亂中，繳收散兵游勇武器，此次本想利用黑夜，擾亂我方，希能使官兵棄械逃散，他們可收不勞而獲槍械，結果遭致受傷而退。

指揮撤離危險地帶

驅散來襲土匪之後，即按照退卻的步驟，徒手兵在前，槍兵在後，左右分派側衛，我帶指揮人員殿後，逐漸撤離危險地帶，直

至十一時許，方始休息和午餐，繼經一晝夜的行軍，到達洛陽，在這一段時間裡，又繼續收容有十幾個營，特將以前收容之連，專任軍部的警衛部隊，其他收容的部隊，均安置在洛陽西七里河一帶。我至西宮謁見第一戰區蔣長官鼎文，此時西宮秩序甚亂，我報告第九軍潰散與收容情形，並說明韓軍長下落不明，各師長、團長亦均無消息，蔣長官續詢：「現有官兵尚有戰鬥力否？」我答：「人數雖有七千餘眾，因武器損失過多，又無師、團指揮機構，非加以整補，則不能作戰。」他當時寫手令我率領由火車輸送至陝西大荔整補，我持手令，然後使部隊分成若干梯次，走出險路，始漸脫離險地。據便衣人員調查報告，地方上亂民，已滲入中共組織，組訓他們搶奪槍枝，美其名曰：「保鄉衛民」各鄉公所張掛國父遺像，全行毀壞，牆壁標語，盡皆抹去，湯恩伯隸屬的十三軍，更是到處遭受民眾威脅，被繳去不少武器彈藥，這當然也是因為他們過去的軍紀太差，遭致人民不滿。民間傳有兩句謠言說：「寧叫日本人燒殺，不要十三軍駐紮。」我回憶當砲兵指揮官時，曾至河南寶豐視察砲兵，那裡正是湯副長官駐地。我往晉見，蒙其留宴，並於晚間邀往觀劇，演劇地係當地一富翁祖墳所在地，廣有數畝，古柏數百棵，實為一極幽雅處所，他們將墓地中間古柏數十株砍去，闢為廣場，搭成戲台，廣設觀劇座位，並作歡宴之所，工程極其浩大。又

構築通往第一線的汽車路，規定採取直線，因之遇井填井，過房拆房。部隊住用民房，讓老百姓全部遷出，且將民房間壁打通，以適應軍營需要，房院牆壁拆除，俾便軍隊集合，路傍牆壁皆粉飾有抗戰標語，目之甚為美觀。砲兵陣地掩體，均皆彩繪各種圖案，我詢「為何這樣作法？」據答：「湯副長官校閱，要依此評分。」這實在是戰時罕見的現象。地方人民房屋既為軍隊佔住，多另搭蓋草棚禦寒風雨。戰時物資缺乏，人民為謀生計，又多去跑單幫，做生意，在豫東汜濫區來往，道經寶豐時，商人常遭殺害，貨物被搶走，因為湯部種下這許多惡因，乃至在退卻時，湯屬部隊所到之處，晝夜遭地方人民襲擊，無法安息。即十三軍政治部人員，也多來隨第九軍同行，問其「為何不跟十三軍走？」他們說：「十三軍到處受老百姓攻擊，實在危險。」據說湯部撤到盧氏縣時，連湯恩伯佩帶的手槍，也被繳去，亦云慘矣。

洞察機先逃過劫難

我率隊徒步沿隴海路西進，反而多收容些散兵，來充實力量，為求避免敵機空襲，仍採白晝休息，夜晚行進，一日到達新安縣以西之村莊，已是天曉日出，即令停止休息，派軍需人員尋找戰區補給機構，補給糧秣，獲知宜陽有兵站，即著軍需人員率領各單位派人往領五月份給養，卻因無軍部關防，

兵站不發，經交涉結果，可憑我簽字手條領取。過去我為戰區砲兵指揮官兼砲六旅長的關係，乃予特別通融，官兵有吃的，更可盡量收容，最後兵員達至七千餘人，幾與軍原有兵額相差不多，行距洛寧十餘里處，令停止宿營休息，派人偵察洛寧狀況，據回報說：「湯屬部隊大批集結洛寧，向盧氏前進，另有洛陽撤退之各機關銀行等，人員擁擠，途為之塞。」

我鑑此情況，決定不進洛寧，向西北經崑山山脈，指向峽州前進，翌日上午到達一村莊休息，我出村四望，見此村莊係一盆地，況另有很多部隊陸續到達休息，我下令立即出發上路，本部參謀人員皆說：「副軍長向來是夜行軍，白日休息，為何今日反常破例，白日行軍呢？」我說：「今天情形特殊，恐有敵機來襲，村莊人員密集，損失必大，走上公路是一條線，即有敵機空襲，亦損失不多。」於是司令部人員上路，各部隊人員跟進，但都顯得懶散無力，及行離村莊不久，發現由東飛來敵機十餘架，即令發出警報，官兵伏於路之兩側，敵寇飛機經過吾人頭頂，直飛村莊而去，旋聞爆炸聲音，接著濃煙蔽天，轟炸約半小時後，方見離去。後據來人報告，村莊內炸得死傷遍地慘不忍睹。我卻由於洞察機先實施白日行軍，官兵倖免於難，第九軍官兵從此對我樹立了堅定的信仰，嗣後凡有命令，無不澈底奉行。在撤退途中，所有規定行止與動作，均能預期達

成任務。

泥濘山路同甘共苦

空襲解除後，大家盡皆歡躍，續向山地進發，午後遇雨，衣服俱濕，在泥濘中走山路，顯得特別的滑，軍中雖為我備有乘馬一匹，但我為表示同他們共甘苦，從沒騎過，僅取些應用物品而已。深夜至一村莊，已無人煙，著令停止宿營，搜集些山地木柴，點火取暖，有人帶得燒酒，也拿來喝些驅寒，在那茅草堆上熟睡一宿，多日辛勞，一掃而光，我雖年近「知命」之年因每日打太極拳，身體粗健，與一般青年人一同，日夜奔波，並不落後，前行至張莊，距陝州四十華里，有公路可通，進莊與川軍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兼軍長李其相（家鈺）相遇，長官部董參謀長也正在此地籌備做為長官後退位置。惟據報河北平陸之敵，已渡河佔領陝州，研判敵人係用裝甲車沿公路前進，企圖折斷我洛陽與西安的連絡線。我以第九軍無作戰能力，應早日離開戰場，乃下令於隔天早晨三時向靈寶西退，並勸李其相應離開戰場，因他所率均是參謀人員，亦無戰鬥能力，惟李以所帶行李甚多，即廚房用具就有多少擔子，他非常講究排場，吃用都有定規，故遲遲不願起行。我率領部隊前進，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行至天曉日出時，據後衛報告說：「李其相軍長睡至三時許，遭日軍軍隊襲擊張莊，中彈身亡，其屬員逃散，行李

盡失，追兵與第九軍後衛接觸槍戰十餘分鐘後退去，因為山路汽車不便行動，不敢深入直追。」吾等幸離張莊走上公路，行進速度大增，午後進達閿鄉縣時，偶遇胡宗南總司令率李延年軍長，乘吉普車迎面而來，下車相見握手道勞，他並察看部隊，由隊首看到隊尾，問我共有多少人？我即報告人員槍枝數目，他問：「韓軍長下落如何？」我說：「不清楚。」他接著問：「軍隊頗為整齊，比我未作戰的部隊還好，為何後退呢？」我答：「僅有營的組織，未有團部和師部的結構，無法作戰。」我接著將蔣長官鼎文令飭到陝西大荔整訓的手令給他看，始領首無語，握手道別，這是我來第九軍首次見到胡總司令。晚抵閿鄉，有胡部營長蔣緯國前來歡迎，表示願將其營地讓與第九軍駐紮，我堅辭謝，蔣緯國為便於連絡，立飭安裝電話，並邀我住其營部，備有簡潔酒菜與我共飲，得以暢敘，使我多日長途跋涉的勞頓，得以輕鬆和安息。繼又著人來招待所送我軍糧兩條禦寒，招待至為周到，翌日我特往致謝辭行，他又送我甚遠，方始道別，在一般青年軍官中，前實未見有此朝氣與活力者，令人欽羨靡已。

部隊行動逐漸脫離戰場，白日行軍亦少敵機空襲顧慮，午過閿鄉，晚在閿底宿營，翌晨過潼關入陝境，在潼關有胡宗南重兵防守，望之壁壘森嚴，遠見各村莊有人員來往，即令部隊停止休息，我率重要人員乘馬前

行，所經之處未見步兵構築有防禦工事，及到潼關之前，始見有砲兵陣地，並發現原來是砲六旅十二團之野砲營，營長為楊芝彥（即前將砲兵旅旅長，改以營為單位，分屬於各軍者），楊營長知余至，特來歡迎，並告訴我說：「本來奉軍部命令，今早對前方各要點，施行試射，以求射擊諸元，適有大霧，故未施行，否則，前面部隊必受損傷。」我告之曰：「前方百里內並無敵踪，況友軍甚多，不必操之過急。」遂即派員通知休息部隊，繼續前進，楊營長請我吃飯，俟部隊到達稍事休息後，即通過潼關，經朝邑，到達大荔，一面將部隊分配在各鄉村駐防，一面令各營將人員武器裝備車輛馬匹，造冊具報，以便領取給養。總計此次後退，收容官兵共十七個營約有七千餘人，並無團長、師長、軍長，僅見有營級幹部，此誠是一個不可索解的謎，後來召集官長會議，曾研究此一問題，據云因一般地位較高的帶兵官，恐怕敵機空中轟炸，均不願同部隊一起行動，免得目標大，為敵機襲擊，多隨帶親信單獨行動，致與部隊斷絕連絡，使作戰指揮系統為之癱瘓，形成潰散，間有因紀律欠佳，被地方百姓襲擊與繳械情形，至此方始恍然大悟。吾對收容官兵，在紀律上要求甚嚴，故行軍能井然有序，所經地方，遇有兵站就可領到給養，各兵站也樂於合作，以免撤退時的累贅，所以領到餅干、罐頭、鹹菜……等食物甚多，民間百姓，亦表歡迎，時送有慰

勞物品，因之剩餘食物可供數日之需，今令軍需造冊，先借發一個月薪餉。

胡宗南的用心之苦

在此補訓半月之後，韓軍長及各師長的消息紛紛傳來，初傳軍長韓錫侯、副軍長張東凱、參謀長及兩個師長等，由盧氏已知第九軍位置，現正適返中。繼聞韓軍長等人已到潼關。我乃令軍需將各種表冊彙集軍部，並令殺豬宰羊備辦酒席，以歡迎軍師長等人歸來，屆時復集全軍軍官列隊迎接，韓軍長目此情況，似無顏面對，而有愧色。說了許多不敢當的話。及至室內我將清冊一點交給韓軍長，他即席說：「這次能將第九軍收容回來，都是黃副軍長的功勞……。」我答：「不敢居功，能在戰場團結不散，全是軍長平日訓練的效果。」我當時向軍長請假休息，韓即表示「過幾天再說。」不久胡宗南約韓軍長至附近一個荒野小廟內談話，所談內容為何，無從知曉。惟韓軍長喜形於色，似極得意。我旋接家書盼我早日返去，乃向韓軍長請假帶著馬寄生至華陰上車，承軍長送我白麵粉十袋，由馬副官運回，及至寶雞聞某軍副軍長陳金城持胡宗南手令，乘大卡車前往大荔，手令略云：「著第九軍軍長免職，遺缺以陳金城補充，飭韓軍長乘原車到西安總部報到。」

韓軍長對此手令，似出意料之外，即時辦理交接，並隨原車前往西安，到達時適逢

守潼關部隊龐炳勳部第四十五軍馬法五軍，將攻擊潼關的日軍擊退，獲得勝利，胡宗南特令韓錫侯攜帶慰勞品前往潼關犒賞馬法五部隊。同是保定軍校八期同學，今以戰敗將軍去犒賞戰勝將軍，倘其良知未泯，真要容身無地矣，焉知未隔幾日，竟聞發表韓錫侯為西安防守司令職務，所隸無固定部隊，係以雜牌軍隊臨時配屬，這樣胡宗南即可使其嫡系部隊，行動自如，用心之苦，概可想見。

奉陳誠命調往重慶

我回到家中休息，李志銓因我參加中原作戰，月餘未有訊息，極為惦念，又因第九軍對眷屬沒有補給連絡辦法，所以對前方情形，毫無所知，又缺乏照顧，以至韓軍長對部屬情感不佳。我知軍長業經調換，遂而新軍長請辭，陳金城接掌第九軍後，即將軍隊調往寶雞整訓，親到我家懇請打消辭意，並盼我往協助整訓，其意至誠，乃允撤消辭呈，回軍銷假辦公，不料陳金城軍長忽接命令，調赴重慶陸大特訓班受訓一年，軍長職務由黃副軍長代理，陳即準備移交，軍部各處室主官也預備酒宴送行，預定飯後去西安，但對交代問題隻字不提，於吃飯時忽有侍從人員報告，有胡總司令長途電話，渠於接聽電話返來，表現愉快，且宣布說：「上學暫停。」不久第九軍奉命開赴重慶（因日軍騎兵旅攻陷獨山、重慶右側背受到威脅，戰時

首都重慶有遷西康西昌之議）。我見陳之作法有如兒戲，不能長久共事，乃在出發前提出辭職，未奉核准，遂請短假，張副軍長東凱亦請短假，全軍開至廣元時，忽接陳軍長來電說：「奉令赴重慶受訓，希速赴廣元接事代理。」據悉第九軍官兵在途中逃亡甚眾，一、因陳軍長對眷屬不予照顧，二、因對有戰功者無獎，對逃官無罰，且仍任用，三、因士兵多係北方人對食米不習慣。故我接到電報後，即覆因病不能前往接代，並赴南鄭（與志銓及吉林同鄉劉翌泉同住）晉謁陳誠，時適中原戰敗，第一戰區蔣長官鼎文免職，董憲章、郝懸綏、劉祖舜諸人，忙著辦理結束長官部事，由陳誠負責整頓，並辦理第一戰區的善後事宜。

我見及陳誠詳述辭第九軍代軍長職務一事，他不表同意，並說他昔時當副師長時，限制他不能住師內，去住旅館，不讓看公事，仍照常去辦公室。我表示我個性剛直，向本合則留，不合則去的精神，決不戀棧云。其真正辭代軍長的原因，經託請參謀長代為轉達，即行轉回寶雞，我在第九軍對代理軍長的一段微妙糾纏，至此告一段，以後聽說第九軍到重慶時，官兵損失過半，軍政部點驗時，都是陳軍長向駐重慶附近同學部隊借兵應點，才算混過，及我奉調軍政部中將參議時，陳軍長還曾專到我家拜訪，並送來數萬元補助我家之用，以表好感。

我與胡宗南總司令的一段關係，初在民

國二十八年時，我任砲兵指揮官，駐防洛陽，曾接訓練總監部命令，陝西一帶砲兵，統歸第一戰區砲兵指揮官訓練校閱。奉令後即往西安晉謁胡總司令，研究校閱及視察河西一帶陣地諸事，豈知其竟左顧而言他，至此我才領悟命令是命令，人事關係不同，不能強其所難，也祇有依照命令應付了事。但吾為軍人，內心終感愧疚。及接到派任第九軍副軍長命令，兩次晉謁，均遭閉門羹，亦非偶然。後來第九軍於撤退途中遲延，彼非不知第九軍是我黃某收容帶回來的，韓軍長臨陣脫逃，不惟沒有繩之以法，反而調為西安防守司令，其私心可知。接韓軍長遺缺的是某軍副軍長，不知他的戰功比我高多少？陳軍長奉命上學受訓忽又中止，這些當然都是胡總司令玩弄的權術。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陳誠調任軍政部長，調我為軍政部中將參議，因不知我的住址，電陝西胡總司令轉達，他即令寶雞警備司令通知說「胡總司令請來西安一談。」翌日上午乘火車抵達西安車站時，見有一侍從軍官前來問：「那位是黃副軍長？」我答：「我是。」他說：「胡總司令派我前來迎接」，我頗受寵若驚，不審何以前倨而後恭？即乘派來他的座車至南城根，會見時有政治部主任作陪，表現極為謙恭，談話內容，天南地北的沒有一點邊際，最後他問：「東北軍官何人最優？」我接連舉出數人，他均未首肯，忽以手拍我的肩膀說：「你才是了不起的英雄！」使我大有一

聖文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著
定價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

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珍貴圖照多幅，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

聞雷失箸」之概。最後講出實話說：「陳部長調你去重慶。」並命副官長買至重慶的飛機票，更囑「明日派車送黃副軍長到飛機場去。」及我坐上飛機，回憶這一段的表演，純是取悅於我，冀見陳誠時替他說些好話，惟我素不願道他人的長短，此誠是他多此一舉。

我在西北對於他不正常的發展，亦時有所聞，如他曾派有工兵一營在陝南某地開銀礦。他為應付蔣委員長的校閱，及各軍師的

參觀，特別訓練了幾個營專為演習之用。又他為蔣委員長所住窑洞特別裝飾，將許多古柏移置，顯得綠蔭夾道。更時利用蔣委員長侍從人員的通報，獲知蔣委員長的行動及平日研讀的書籍，故能於蔣委員長接見時，應對如意。且對蔣委員長左右侍從人員，時有饋贈，這種不正當的作法，知者漸多。故其來台後，總統蔣公曾擬起用，惟因有人反對而作罷，致使鬱鬱不得志，乃於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在台北壽終正寢。（未完待續）